舊唐書/卷186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良吏下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八十六上
列傳第一百三十六上　酷吏上

► 酷吏下

【序】

古今御天下者，其政有四：五帝尚仁，體文德也；三王仗義，立武功也；五霸崇信，取威令也；七雄任力，重刑名也。蓋仁義既廢，然後齊之以威刑；威刑既衰，而酷吏為用，於是商鞅、李斯譎詐設矣。持法任術，尊君卑臣，奮其策而鞭撻宇宙，持危救弊，先王不得已而用之，天下之人謂之苛法。降及兩漢，承其餘烈。於是前有郅都、張湯之徒持其刻，後有董宣、陽球之屬肆其猛。雖然異代，亦克公方，天下之人謂之酷吏，此又鞅、斯之罪人也！然而網既密而奸不勝矣。夫子曰：「刑罰不中，則人無所措手足。」誠哉，是言也！

唐初革前古之敝，務於勝殘，垂衣而理，且七十載，而人不敢欺。由是觀之，在彼不在此。逮則天以女主臨朝，大臣未附；委政獄吏，剪除宗枝。於是來俊臣、索元禮、萬國俊、周興、丘神勣、侯思止、郭霸、王弘義之屬，紛紛而出。然後起告密之刑，制羅織之獄，生人屏息，莫能自固。至於懷忠蹈義，連頸就戮者，不可勝言。武後因之坐移唐鼎，天網一舉，而卒籠八荒；酷之為用，斯害也已。遂使酷吏之黨，橫噬於朝，制公卿之死命，擅王者之威力。貴從其欲，毒侈其心，天誅發於脣吻，國柄秉於掌握。兇慝之士，榮而慕之，身赴鼎鑊，死而無悔。若是者，何哉？要時希旨，見利忘義也！

嘗試而論之，今夫國家行斧鉞之誅，設狴牢之禁以防盜者，雖云固矣，而猶逾垣掘冢，

揭篋探囊，死者於前，盜者於後，何者？以其間有欲也！然所徇者不過數金之資耳！彼酷吏與時上下，取重人主，無怵惕之憂，坐致尊寵；杖起卒伍，富擬封君，豈唯數金之利耶？則盜官者為幸矣！故有國者則必窒凱覦之路，杜僥幸之門，可不務乎！況乎樂觀時變，恣懷陰賊，斯又郅都、董宣之罪人也。異哉，又有效於斯者！中興四十載而有吉溫、羅希奭之蠹政，又數載而有敬羽、毛若虛之危法。朝經四葉，獄訟再起，比周惡黨，剿絕善人。屢撓將措之刑，以傷太和之氣，幸災樂禍，苟售其身，此又來、索之罪人也！

嗚呼！天道禍淫，人道惡殺，既為禍始，必以兇終。故自鞅、斯至於毛、敬，蹈其跡者，卒以誅夷，非不幸也。

嗚呼！執愚賈害，任天下之怨；反道辱名，歸天下之惡。或肆諸原野，人得而誅之；或投之魑魅，鬼得而誅之。天人報應，豈虛也哉！俾千載之後，聞其名者，曾蛇豕之不若。

悲夫！昔《春秋》之義，善惡不隱，今為《酷吏傳》，亦所以示懲勸也。語曰：「前事不忘，將來之師。」意在斯乎！意在斯乎！

來俊臣

來俊臣，雍州萬年人也。父操，博徒。與鄉人蔡本結友，遂通其妻，因樗蒲贏本錢數十萬，本無以酬，操遂納本妻。入操門時，先已有娠，而生俊臣。兇險不事生產，反覆殘害，舉無與比。曾於和州犯奸盜被鞫，遂妄告密。召見奏，刺史東平王續杖之一百。後續天授中被誅，俊臣復告密，召見，奏言前所告密是豫、博州事，枉被續決杖，遂不得申。則天以為忠，累遷侍御史，加朝散大夫。按制獄，少不會意者，必引之，前後坐族千餘家。

二年，擢拜左臺御史中丞。朝廷累息，無交言者，道路以目。與侍御史侯思止、王弘義、郭霸、李仁敬，司刑評事康暐、衛遂忠等，同惡相濟。招集無賴數百人，令其告事，共為羅織，千里響應。欲誣陷一人，即數處別告，皆是事狀不異，以惑上下。仍皆云：「請付來俊臣推勘，必獲實情。」則天於是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，俊臣推勘必獲，專令俊臣等按鞫，亦號為新開門。但入新開門者，百不全一。弘義戲謂麗景門為「例竟門」，言入此門者，例皆竟也。

俊臣與其黨硃南山輩造《告密羅織經》一卷，皆有條貫支節，布置事狀由緒。

俊臣每鞫囚，無問輕重，多以醋灌鼻，禁地牢中，或盛之甕中，以火圜繞炙之，並絕其糧餉，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。又令寢處糞穢，備諸苦毒。自非身死，終不得出。每有赦令，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，然後宣示。

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，凡有十號：一曰定百脈，二曰喘不得，三曰突地吼，四曰著即承，五曰失魂膽，六曰實同反，七曰反是實，八曰死豬愁，九曰求即死，十曰求破家。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，輪轉於地，斯須悶絕矣。囚人無貴賤，必先布枷棒於地，召囚前曰：「此是作具。」見之魂膽飛越，無不自誣矣。則天重其賞以酬之，故吏競勸為酷矣。由是告密之徒，紛然道路；名流俛俛閱日而已。朝士多因入朝，默遭掩襲，以至於族，與其家無復音息。故每入朝者，必與其家訣曰：「不知重相見不？」

如意元年，地官尚書狄仁傑、益州長史任令暉、冬官尚書李遊道、秋官尚書袁智宏、司賓卿崔神基、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，並為其羅告。俊臣既以族人家為功，苟引之承反，乃奏請降敕，一問即承，同首例得減死。及脅仁傑等反，仁傑嘆曰：「大周革命，萬物惟新，唐朝舊臣，甘從誅戮。反是實。」俊臣乃少寬之。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：「尚書事已爾，得減死。德壽今業已受驅策，欲求少階級，憑尚書牽楊執柔，可乎？」仁傑曰：「若之何？」德壽曰：「尚書昔在春官時，執柔任某司員外，引之可也。」仁傑曰：「皇天後土，遣狄仁傑行此事！」以頭觸柱，血流被面，德壽懼而止焉。

仁傑既承反，有司但待報行刑，不復嚴備。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，拆被頭帛書之，敘冤苦，置於綿衣，遣謂德壽曰：「時方熱，請付家人去其綿。」德壽不復疑矣，家人得衣中書，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，得召見。則天覽之愕然，召問俊臣曰：「卿言仁傑等承反，今子弟訟冤，何故也？」俊臣曰：「此等何能自伏其罪！臣寢處甚安，亦不去其巾帶。」則天令通事舍人周綝視之。俊臣遽令獄卒令假仁傑等巾帶，行立於西，命綝視之。綝懼俊臣，莫敢西顧，但視東唯諾而已。俊臣令綝少留，附進狀，乃令判官妄為仁傑等作謝死表，代署而進之。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，其家已族，宜隸於司農，上變，得召見，言「俊臣苛毒，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，無大小皆如狀矣。」則天意少解，乃召見仁傑曰：「卿承反何也？」仁傑等曰：「不承反，臣已死於枷棒矣。」則天曰：「何謂作謝死表？」仁傑曰：「無。」因以表示之，乃知其代署，遂出此六家。

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勖、大將軍內侍范雲仙於洛陽牧院。虔勖等不堪其苦，自訟於徐有功，言辭頗厲。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斬殺之。雲仙亦言歷事先朝，稱所司冤苦，俊臣命截

去其舌。士庶破膽，無敢言者。

俊臣累坐贓，為衛吏紀履忠所告下獄。長壽二年，除殿中丞。又坐贓，出為同州參軍。逼奪同列參軍妻，仍辱其母。

萬歲通天元年，召為合宮尉，擢拜洛陽令、司農少卿。則天賜其奴婢十人，當受於司農。時西蕃酋長阿史那斛瑟羅家有細婢，善歌舞，俊臣因令其黨羅告斛瑟羅反，將圖其婢。諸蕃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十人，乃得不族。時綦連耀、劉思禮等有異謀，明堂尉吉頊知之，不自安，以白俊臣發之，連坐族者數十輩。俊臣將擅其功，復羅告頊，得召見，僅而免。

俊臣先逼妻太原王慶詵女。俊臣與河東衛遂忠有舊。遂忠行雖不著，然好學，有詞辯。嘗攜酒謁俊臣，俊臣方與妻族宴集，應門者紿云：「已出矣。」遂忠知妄，入其宅，慢罵毀辱之。俊臣恥其妻族，命毆擊反接，既而免之，自此構隙。

俊臣將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、張易之等，遂相掎摭，則天屢保持之。而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，共發其罪。乃棄市。國人無少長皆怨之，競剮其肉，斯須盡矣。

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八日，詔曰：

國之大綱，惟刑與政。刑之不中，其政乃虧。劉光業、王德壽、王處貞、屈貞筠、鮑思恭、劉景陽等，庸流賤職，奸吏險夫，以粗暴為能官，以兇殘為奉法。往從按察，害虐在心，倏忽加刑，呼吸就戮，曝骨流血，其數甚多，冤濫之聲，盈於海內。朕唯布新澤，恩被人祇，撫事長懷，尤深惻隱。光業等五人積惡成釁，並謝生涯，雖其人已殂，而其跡可貶，所有官爵，並宜追奪。其枉被殺人，各令州縣以禮埋葬，還其官廕。劉景陽身今見在，情不可矜，特以會恩，免其嚴罰，宜從貶降，以雪冤情，可棣州樂單縣員外尉。自今內外法官，咸宜敬慎。其文深刺骨，跡徇凝脂，高下任情，輕重隨意，如酷吏丘神勣、來子珣、萬國俊、周興、來俊臣、魚承曄、王景昭、索元禮、傅遊藝、王弘義、張知默、裴籍、焦仁亶、侯思止、郭霸、李仁敬、皇甫文備、陳嘉言等，其身已死，自垂拱已來，枉濫殺人，有官者並令削奪。唐奉一依前配流，李秦授、曹仁哲，並與嶺南惡處。

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，御史大夫程行謀奏：

周朝酷吏來子珣、萬國俊、王弘義、侯思止、郭霸、焦仁亶、張知默、李敬仁、唐奉一、來俊臣、周興、丘神勣、索元禮、曹仁哲、王景昭、裴籍、李秦授、劉光業、王德壽、屈貞筠、鮑思恭、劉景陽、王處貞二十三人，殘害宗枝，毒陷良善，情狀尤重，子孫不許與官。陳嘉言、魚承曄、皇甫文備、傅遊藝四人，情狀稍輕，子孫不許近任。

周興

周興者，雍州長安人也。少以明習法律，為尚書省都事。累遷司刑少卿、秋官侍郎。自垂拱已來，屢受制獄，被其陷害者數千人。天授元年九月革命，除尚書左丞，上疏除李家宗正屬籍。二年十一月，與丘神勣同下獄。當誅，則天特免之，徙於嶺表。在道為仇人所殺。

傅遊藝

傅遊藝，衛州汲人也。載初元年，為合宮主簿、左肅政臺御史，除左補闕。上書稱武氏符瑞，合革姓受命。則天甚悅，擢為給事中。數月，加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同月，又加朝散大夫，守鸞臺侍郎，依舊同平章事。其年九月革命，改天授元年，賜姓武氏。二年五月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

兄神童，為冬官尚書，兄弟並承榮寵。逾月，除司禮少卿，停知政事。夢登湛露殿，旦而陳於所親，為其所發，伏誅。時人號為四時仕宦，言一年自青而綠，及於硃紫也。希則天旨，誣族皇枝。神龍初，禁錮其子孫。

初，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，雖身死之後，竟從其謀，於是萬國俊輩恣斬戮矣。

丘神勣

丘神勣，左衛大將軍行恭子也。永淳元年，為左金吾衛將軍。弘道元年，高宗崩，則天使於巴州害章懷太子，既而歸罪於神勣，左遷疊州刺史。尋復入為左金吾衛將軍，深見親委。受詔與周興、來俊臣鞫制獄，俱號為酷吏。垂拱四年，博州刺史、瑯邪王沖起兵，以神勣為清平道大總管。尋而沖為百姓孟青棒、吳希智所殺。神勣至州，官吏素服來迎，神勣揮刃盡殺之，破千餘家，因加左金吾衛大將軍。天授二年十月，下詔獄伏誅。

索元禮

索元禮，胡人也。光宅初，徐敬業起兵揚州，以匡復為名。則天震怒，又恐人心動搖，欲以威制天下。元禮探其旨，告事。召見，擢為遊擊將軍，令於洛州牧院推案制獄。元禮性殘忍，推一人，廣令引數十百人，衣冠震懼，甚於狼虎。則天數召見賞賜，張其權勢，凡為殺戮者數千人。於是周興、來俊臣之徒，效之而起矣。時有諸州告密人，皆給公乘，州縣護送至闕下，於賓館以廩之。稍稱旨，必授以爵賞以誘之，貴以威於遠近。元禮尋以酷毒轉甚，則天收人望而殺之。天下之人謂之來、索，言酷毒之極，又首按制獄也。

載初元年十月，左臺御史周矩上疏諫曰：

頃者小人告訐，習以為常，內外諸司，人懷苟免。姑息臺吏，承接強梁，非故欲，規避誣構耳。又推劾之吏，皆以深刻為功，鑿空爭能，相矜以虐。泥耳籠頭，枷研楔轂，折脅簽爪，懸髮薰耳，臥鄰穢溺，曾不聊生，號為「獄持」。或累日節食，連宵緩問，晝夜搖撼，使不得眠，號曰「宿囚」。此等既非木石，且救目前，苟求賒死。臣竊聽輿議，皆稱天下太平，何苦須反。豈被告者盡是英雄，以求帝王耶？只是不勝楚毒自誣耳。何以核之？陛下試取所告狀酌其虛實者，付令推，微訊動以探其情，所推者必上下其手，希聖旨也。願陛下察之。今滿朝側息不安，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，夕與之仇，不可保也。聞有追攝，與妻子即為死訣。故為國者以仁為宗，以刑為助。周用仁而昌，秦用刑而亡，此之謂也。願陛下緩刑用仁，天下幸甚！

則天從之，由是制獄稍息。

侯思止

侯思止，雍州醴泉人也。貧窮不能理生業，乃樂事渤海高元禮家。性無賴詭譎。時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。則天將不利王室，羅反之徒已興矣。判司教思止說遊擊將軍高元禮，因請狀乃告舒王元名及裴貞反。周興按之，並族滅。授思止遊擊將軍。元禮懼而曲媚，引與同坐，呼為侯大，曰：「國家用人以不次，若言侯大不識字，即奏云：『獬豸獸亦不識字，而能觸邪。』」則天果如其言，思止以獬豸對之，則天大悅。天授三年，乃拜朝散大夫、左臺侍御史。元禮復教曰：「在上知侯大無宅，倘以諸役官宅見借，可辭謝

而不受。在上必問所由，即奏云：『諸反逆人，臣惡其名，不願坐其宅。』」則天復大悅，恩澤甚優。

思止既按制獄，苛酷日甚。嘗按中丞魏元忠，曰：「急認白司馬，不然，即吃孟青。」白司馬者，洛陽有阪號白司馬阪。孟青者，將軍姓孟名青棒，即殺瑯邪王沖者也。思止閭巷庸奴，常以此謂諸囚也。

元忠辭氣不屈，思止怒而倒曳元忠。元忠徐起曰：「我薄命，如乘惡驢墜，腳為鐙所掛，被拖曳。」思止大怒，又曳之曰：「汝拒捍制使，奏斬之。」元忠曰：「侯思止，汝今為國家御史，須識禮數輕重。如必須魏元忠頭，何不以鋸截將，無為抑我承反。奈何爾佩服硃紫，親銜天命，不行正直之事，乃言白司馬、孟青，是何言也！非魏元忠，無人抑教。」思止驚起悚怍，曰：「思止死罪，幸蒙中丞教。」引上床坐而問之。元忠徐就坐自若，思止言竟不正。時人效之，以為談謔之資。侍御史霍獻可笑之，思止以聞。則天怒，謂獻可曰：「我已用之，卿笑何也？」獻可具以其言奏，則天亦大笑。

時來俊臣棄故妻，逼娶太原王慶詵女，思止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，敕政事商量。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宰相曰：「大可笑。」諸宰相問故，昭德曰：「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，已大辱國。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，無乃復辱國乎！」竟為李昭德搒殺之。

萬國俊

萬國俊，洛陽人。少譎異險詐。垂拱後，與來俊臣同為《羅織經》，屠覆宗枝朝貴，以作威勢。自司刑評事，俊臣同引為判官。

天授二年，攝右臺監察御史，常與俊臣同按制獄。長壽二年，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，乃遣國俊就按之，若得反狀，便斬決。國俊至廣州，遍召流人，置於別所，矯制賜自盡，並號哭稱冤不服。國俊乃引出，擁之水曲，以次加戮，三百餘人，一時並命。然後鍛煉，曲成反狀，仍誣奏云：「諸流人咸有怨望，若不推究，為變不遙。」則天深然其奏，乃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參軍劉光業、司刑評事王德壽、苑南面監丞鮑思恭、尚輦直長王大貞、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等，並攝監察御史，分往劍南、黔中、安南等六道鞫流人。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、肅政臺侍御史。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，得加榮貴，乃共肆其兇忍，唯恐後之。光業殺九百人，德壽殺七百人，其餘少者咸五百人。亦有遠年流人，非革命時犯罪，亦同殺之。則天後知其冤濫，下制：「被六道使所殺之家口未歸

者，並遞還本管。」國俊等俄亦相次而死，皆見鬼物為祟，或有流竄而終。

來子珣

來子珣，雍州長安人。永昌元年四月，以上書陳事，除左臺監察御史。時朝士有不帶靴而朝者，子珣彈之曰：「臣聞束帶立於朝。」舉朝大噱。則天委之按制獄，多希旨，賜姓姓武氏，字家臣。天授中，丁父憂，起復朝散大夫、侍御史。時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、尚衣奉御行威並兄子鷹揚郎將軍虔通等，為子珣誣告謀反誅，又於盱眙毀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。俄又轉為遊擊將軍、右羽林中郎將。常衣錦半臂，言笑自若，朝士誚之。長壽元年，配流愛州卒。

王弘義

王弘義，冀州衡水人也。告變，授遊擊將軍。天授中，拜右臺殿中侍御史。長壽中，拜左臺侍御史，與來俊臣羅告衣冠。延載元年，俊臣貶，弘義亦流放瓊州，妄稱敕追。時胡元禮為侍御史，使嶺南道，次於襄、鄧，會而按之。弘義詞窮，乃謂曰：「與公氣類。」元禮曰：「足下任御史，元禮任洛陽尉。元禮今為御史，公乃流囚，復何氣類？」乃搒殺之。

弘義每暑月系囚，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，遭之者斯須氣絕矣。苟自誣引，則易於他房。與俊臣常行移牒，州縣懾懼，自矜曰：「我之文牒，有如狼毒野葛也。」弘義常於鄉里傍舍求瓜，主吝之，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，縣官命人捕逐，斯須園苗盡矣。內史李昭德曰：「昔聞蒼鷹獄吏，今見白免御史。」

郭霸

郭霸，廬江人也。天授二年，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，拜左臺監察御史。如意元年，除左臺殿中侍御史。長壽二年，右臺侍御史。初舉集，召見，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：「往年征徐敬業，臣願抽其筋，食其肉，飲其血，絕其髓。」則天悅，故拜焉，時人號為「四其御史」。

時大夫魏元忠臥疾，諸御史盡往省之，霸獨居後。比見元忠，憂懼，請示元忠便液，以驗疾之輕重。元忠驚悚，霸悅曰：「大夫糞味甘，或不瘳。今味苦，當即愈矣。」元忠

剛直，殊惡之，以其事露朝士。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，搒捶考禁，不勝而死。聖歷中，屢見思徵，甚惡之。嘗因退朝遽歸，命家人曰：「速請僧轉經設齋。」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上其廷，曰：「汝枉陷我，我今取汝。」霸周章惶怖，援刀自刳其腹，斯須蛆爛矣。是日，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駐於門，少頃不復見矣。時洛陽橋壞，行李弊之，至是功畢。則天嘗問群臣：「比在外有何好事？」舍人張元一素滑稽，對曰：「百姓喜洛橋成，幸郭霸死，此即好事。」

吉頊

吉頊，洛州河南人也。身長七尺，陰毒敢言事。進士舉，累轉明堂尉。萬歲通天二年，有箕州刺史劉思禮，自云學於張憬藏，善相，云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應圖讖，有「兩角騏麟兒」之符命。頊告之，則天付武懿宗與頊對訊。懿宗與頊誘思禮，令廣引朝士，必全其命。思禮乃引鳳閣侍郎李元素、夏官侍郎孫元通、天官侍郎劉奇、石抱忠、鳳閣舍人王處、來庭、主簿柳璆、給事中周潘、涇州刺史王勔、監察御史王助、司議郎路敬淳、司門員外郎劉慎之、右司員外郎宇文全志等三十六家，微有忤意者，必構之，楚毒百端，以成其獄。皆海內賢士名家，天下冤之，親故連累竄逐者千餘人。頊由是擢拜右肅政臺中丞，日見恩遇。

明年，突厥寇陷趙、定等州。則天召頊檢校相州刺史，以斷賊南侵之路。頊以素不習武為辭，則天曰：「賊勢將退，藉卿威名鎮遏耳。」

初，太原有術士溫彬茂，高宗時老，臨死，封一狀謂其妻曰：「吾死後，年名垂拱，即詣闕獻之，慎勿開也。」垂拱初，其妻獻之。狀中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、定之事，故則天知賊至趙州而退。頊初至州募人，略無應者。俄而詔以皇太子為元帥，應募者不可勝數。及賊退，頊入朝奏之，則天甚悅。

聖歷二年臘月，遷天官侍郎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時易之、昌宗諷則天置控鶴監官員，則天以易之為控鶴監。頊素與易之兄弟親善，遂引頊，以殿中少監田歸道、鳳閣舍人薛稷、正諫大夫員半千、夏官侍郎李迥秀，俱為控鶴內供奉，時議甚不悅。

初，則天以頊幹辯有口才，偉儀質，堪委以心腹，故擢任之。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於殿中，懿宗短小俯僂，頊聲氣淩厲，下視懿宗，嘗不相假。則天以為：「卑我諸武於我前，其可倚與！」其年十月，以弟作偽官，貶琰川尉，後改安固尉。尋卒。

初，中宗未立為皇太子時，易之、昌宗嘗密問頊自安之策。頊云：「公兄弟承恩既深，非有大功於天下，則不全矣。今天下士庶，咸思李家，廬陵既在房州，相王又在幽閉，主上春秋既高，須有付托。武氏諸王，殊非屬意。明公若能從容請建立廬陵及相王，以副生人之望，豈止轉禍為福，必長享茅土之重矣！」易之然其言，遂承間奏請。則天知頊首謀，召而問之。頊曰：「廬陵王及相王，皆陛下之子，先帝顧托於陛下，當有主意，唯陛下裁之。」則天意乃定。頊既得罪，時無知者。睿宗即位，左右發明其事，乃下制曰：「故吏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頊，體識宏遠，風規久大。嘗以經緯之才，允膺匡佐之委。時王命中否，人謀未輯，首陳返政之議，克副祈天之基。永懷遺烈，寧忘厥效。可贈左御史臺大夫。」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